

《鄂尔多斯史话》编委会编写

# 鄂尔多斯史话

鄂尔多斯  
ORDOS HISTORY TOPIC

华文出版社

# 鄂尔多斯 史话

赵新民 杨道尔吉 主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鄂尔多斯史话 / 杨道尔吉等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75-1925-9

I. 鄂… II. 杨… III. 鄂尔多斯市-地方史 IV. K292.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9466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s@263.net

电话: 010-58336270 58336209

新华书店经销

衡水海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19 印张 23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480.00 元

《鄂尔多斯史话》编委会

主编：赵新民 杨道尔吉

委员：武家政、旺楚格、杨泽蒙、  
郝继忠、巴音

## 《鄂尔多斯史话》编委会合影



左起：杨泽蒙、巴音、杨道尔吉、赵新民、旺楚格、武家政、郝继忠

# 序

鄂尔多斯正在经历着各种变化，正在经历着各种飞跃。近些年来，这种变化和飞跃尤其显著。作为一位见证鄂尔多斯的老人，我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鄂尔多斯的变化。然而当我在感受变化和超越的同时，总是要在鄂尔多斯这片土地上寻找精神的源泉。这里的民风民俗、这里的山川地貌以及这里的历史变迁都是隐藏精神源泉的宝库。我们之所以记录历史，之所以探寻历史，就是因为历史深处可以找到智慧和力量，历史也常常能告诉我们当前的抉择。

鄂尔多斯文化资源丰富，其中包含有历史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具特色的蒙古民族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些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需要充分挖掘、整合和彰显，鄂尔多斯区域文化特质需要进一步的培育和弘扬。《鄂尔多斯史话》正是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和整合的一次有益尝试。本书由集体编写，编写组成员都是近年来鄂尔多斯市从事考古、文化、历史及民族研究的专家。本书的编写试图拓宽方志视野，拓宽传统的以中原为正统的史观视野，将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活动的变迁联系起来，将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联系起来，将草原民族的历史活动记录与中原历史活动平等地联系

起来。并试图在保持历史本真的前提下，插入大量景观环境、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图片，增大信息量，最大程度地提高可读性。可喜的是，我们要将这样一部成果著作作为自治区 60 周年大庆的献礼，这份献礼盛载了鄂尔多斯几代历史文化工作者的真诚。

屈指算来，从 1959 年我与冯子凉、陶之一共同编写油印本的《鄂尔多斯历史沿革》到今天已过去了 48 年，岁月沧桑，感慨良多，我已经过了八旬，一切都是祝福了。改革开放以后，鄂尔多斯历史编写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出现了如陈育宁、孟广耀、曹永年、义都贺希格、梁冰、赵继之和王仁定诸位学者，特别是陈育宁和汤晓芳贤伉俪到今天仍在为鄂尔多斯的历史文化研究贡献才智。2002 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朝鲁、杨道尔吉等同志又在用一种新的视野去研究和探索，聚积学术力量。今天借《鄂尔多斯史话》的出版付梓，允许我向长期关注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所有同仁表示感谢，向大力支持《鄂尔多斯史话》编写工作的鄂尔多斯市党政领导表示感谢。诚然，历史文化和历史科学都是不断垒积的成果构建过程。《鄂尔多斯史话》在其编写过程中，吸纳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参阅了鄂尔多斯区域历史研究同仁们的成果和资料；同时，《鄂尔多斯史话》的种种不足也要由后来的历史文化工作者不断完善和补充，这都是客观规律。一个区域的文化构建，需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断努力、不断进取，需要人们怀着饱满的激情热爱这一方土地、热爱我们的城市。

是为序。

奇忠义

2007 年 7 月于呼和浩特

(作者系成吉思汗 34 代孙、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 目 录

- 第一章 远古希声 / 4
- 第二章 文明前夜 / 24
- 第三章 游牧文明的曙光 / 40
- 第四章 骄傲的青铜 / 50
- 第五章 秦帝国的臂腕 / 74
- 第六章 两汉与匈奴 / 88



# 目 录

- 第七章 断沉的统万 / 108
- 第八章 大河十二城 / 122
- 第九章 盛唐的胸怀 / 134
- 第十章 宋夏辽金的犄角 / 150
- 第十一章 大元牧苑 / 164
- 第十二章 圣灵八白室 / 178
- 第十三章 河套鄂尔多斯 / 202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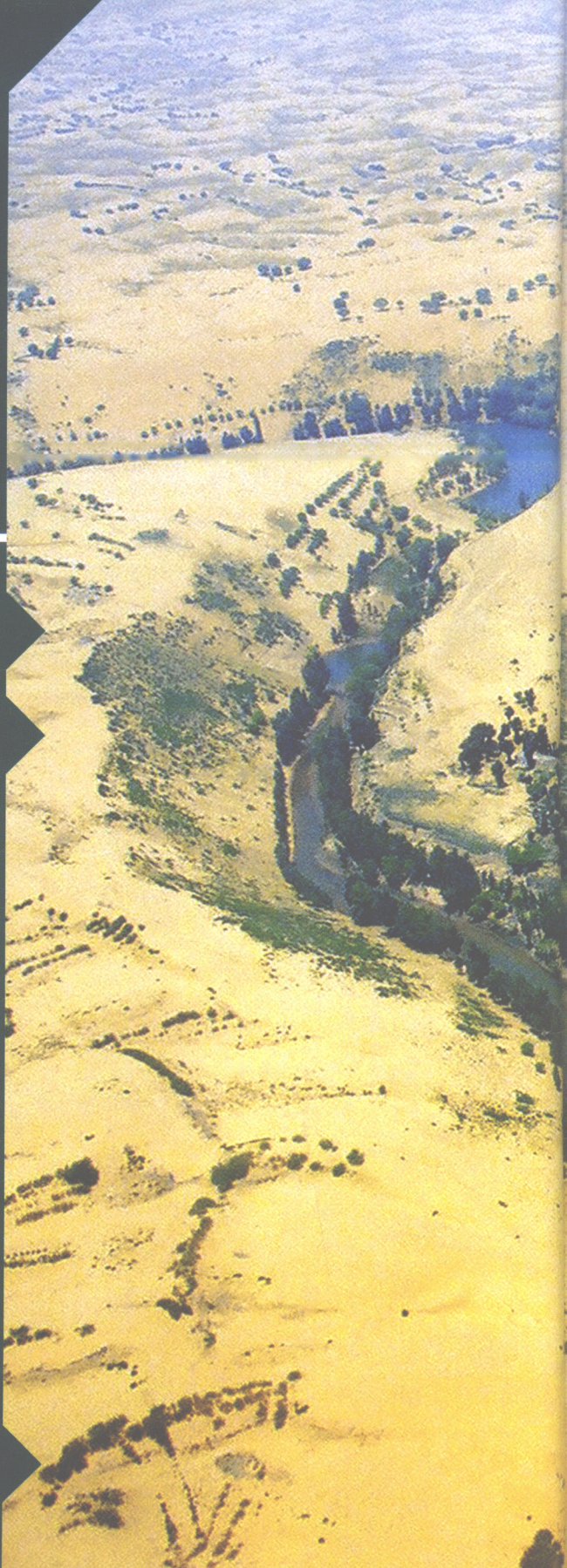
- 第十四章 伊克昭的盟约 / 218
- 第十五章 璀璨的文苑 / 240
- 第十六章 百年“独贵龙” / 264
- 第十七章 红色伊盟 / 278
- 主要参考书目 / 292
- 后记 / 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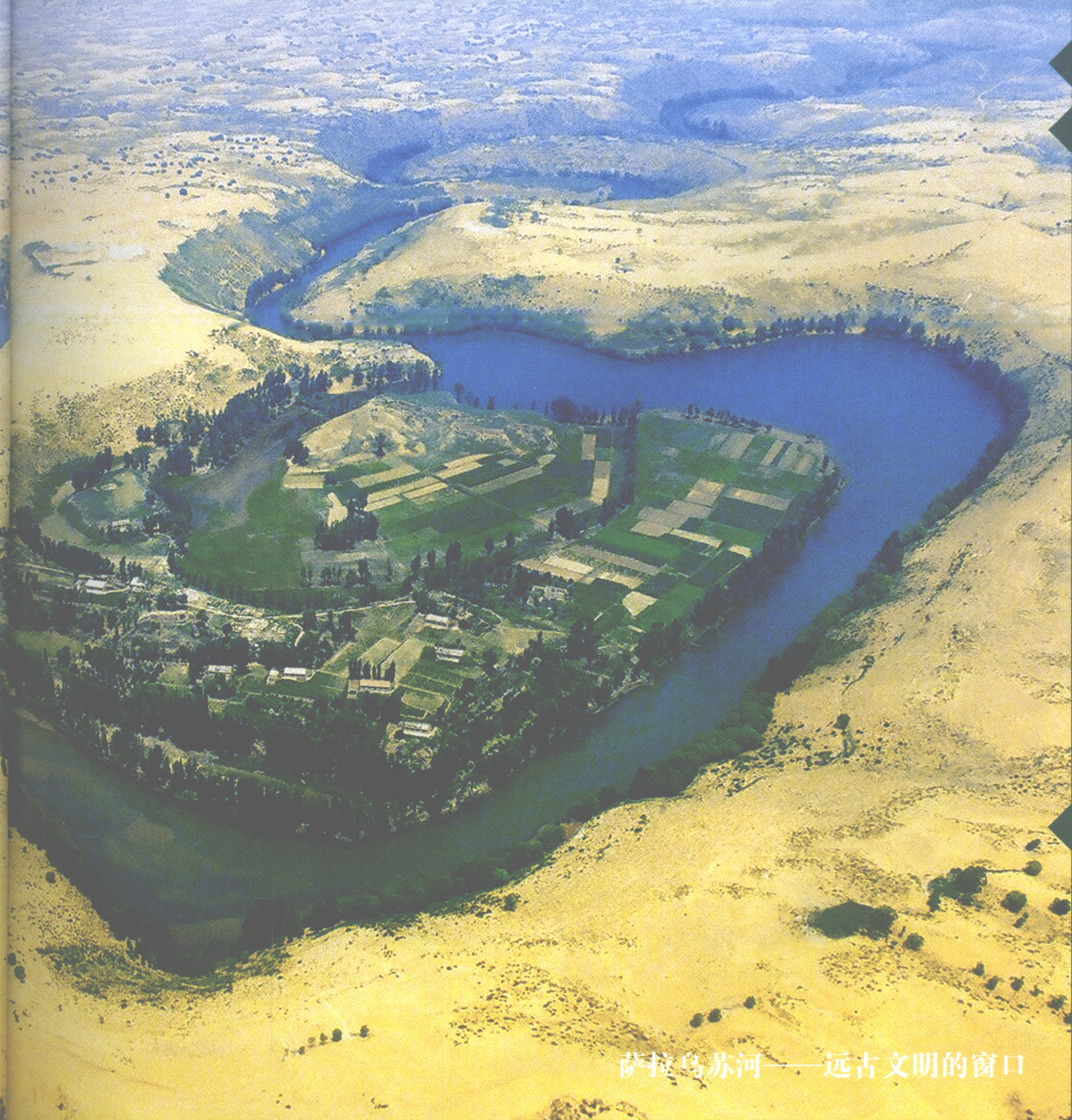
鄂尔多斯  
ORDOS HISTORY TOPIC

史话

第一章 远古希声

*Jianggu Xisheng*





萨拉乌苏河——远古文明的窗口

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有一条弯弯曲曲穿行在毛乌素沙海中的河流，当地蒙古族群众称其为“萨拉乌苏”（蒙语，意为“黄水”），由于河岸两侧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红柳，因此，这条河还有一个富有浪漫情调的名字——红柳河。萨拉乌苏，原本是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在地图上，很难看到他的名字，因为它只是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上游的一部分。萨拉乌苏，却是条平淡之中蕴含着无数跌宕的河流，在茫茫沙海中，如果不是近在咫尺，你绝难意识到这条毫不显山不露水的高原深切水流的存在，但当你置身其中时，又无不为之迂回荡漾的气魄所震撼；萨拉乌苏，还是条具有神奇小区域自然景观的河流，在高原上，是一望无际的沙海，新月形的移动沙丘星罗密布，为典型的戈壁沙漠生态，而在深深下切的河谷里，却是潺潺流水环绕的片片绿洲，不仅果树飘香，水稻扬花，并且具有常年不冻的水流。就是这样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80多年前却突然扬名天下，鄂尔多斯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也因她所承载的这条神奇河流而享誉世界。

## 掀开远东地区古人类史研究帷幕的萨拉乌苏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回放到1923年夏天。两位高鼻深目的外国人率领着他们的驼队，每天沿着萨拉乌苏河往返于现今鄂托克前旗城川乡的教堂至乌审旗河南乡的大沟湾村之间。他们中身材修长的那位就是著名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而体态壮实的那位则是法国著名博物馆学家桑志华（E.Licent），他们是为追寻远古人类的足迹而由欧亚大陆西端不辞万里而来。在近一个月的发掘工作中，他们在萨拉乌苏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清理出2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还有大量的破碎动物骨骼。在后



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



法国博物馆学家桑志华

来进行的实验室整理过程中，于一堆羚羊牙齿和鸵鸟蛋化石碎片中，意外地发现一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研究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研究，命名为“The 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他们的这个发现不仅掀开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古人类研究的帷幕，而且也揭示了鄂尔多斯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人类活动行踪。

## 开启中国现代人起源谜宫的钥匙——“河套人”

20世纪40年代，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将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The ordos Tooth”译为“河套人牙齿”，在考古学界约定俗成。从此，“河套人”具有了中国古人类研究史之父的地位。那么“河套人”究竟何时踏上鄂尔多斯，也就是说“河套人”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年代，这是一个从“河套人”发现之初便困扰人类的难题，也是直接关系到“河套人”在人类进化史中地位的关键问题。过去传统的观点普遍认为“河套人”生活在地质年代的晚更新世晚期，属于全球末次冰期中的一个暖期阶段，距今大约35000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而目前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原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等单位的最新测试结果，埋藏“河套人”化石及其遗存的地层，形成于距今14~7万年间，属于全球末次冰期来临前的间冰期的堆积，也就是说，“河套人”及其文化是旧石器中期偏晚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乃至亚洲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目前，这一结论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萨拉乌苏遗址



河套人头盖骨化石



萨拉乌苏晚秋

及其文化发现八十多年的漫漫研究历史中，经过科学家们几十年辛勤努力所获得的这一研究成果，远非仅仅是将“河套人”的生存年代提前了几万年而已，而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引发了一连串的裂变，促使人们对这一领域的传统认识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0世纪40年代，德国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后人美国籍），在对“北京猿人”化石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一个人类进化的假说，他认为，全世界的人类进化共有4条



链环，中国、欧洲和非洲各有 1 条，东南亚和澳洲有 1 条。中国的人类进化链从“北京猿人”开始，经过“河套人”、“山顶洞人”的化石人类发展到现代的黄种人。由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之间有 50 多万年的间隔，“山顶洞人”到现代人之间的空缺也有 1 万多年，因此，这种假说一经提出，便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时代处于“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包括“河套人”新资料在内的古人类化石的不断面世，给相信“北京猿人”是现代亚洲人直接祖先的学者增强了信心。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美国的沃尔波夫、中国的吴新智、澳大利亚的桑恩 3 位世界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联名提出的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学说，重申魏敦瑞关于世界 4 大地区各有 1 条人类进化链的主要内容，并以大量的新证据纠正了魏氏学说中的缺陷，使学说在基础材料和理论上都有了更大的深度和更强的说服力。“河套人”作为中国古人类进化三部曲的中间环节，地位愈显重要。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英国学者路易斯·利基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发现了一种命名为能人的化石人类，通过对能人、智人及现代人骨骼特征的综合分析，他认为能人才是智人及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而“北京猿人”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绝灭旁支。70 年代，国外一些古人类学家得出的结论认为，“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是一种所谓的自近裔特征，表明包括“北京猿人”在内的直立人只是人类进化史上的绝灭旁支，而不是现代人的直系祖先。80 年代后期，美国的 3 位遗传学者在研究了 147 个来自非洲、欧洲、亚洲等地分别属于各人种妇女细胞中的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mtDNA）后，提出了一个“出自非洲”的假说，即认为世界上各大洲的现代人类都来源于大约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南部的一群妇女，大约 13 万年前来到亚洲西部，然后扩展到亚洲东部、东南亚和欧洲，进而扩